

勇敢

少女故事集

封面设计：朱成梁

勇敢少女故事集

〔英〕希拉·华德等著

李思马 等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韬奋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6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53,000

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1,000册

书号 10100·530 定价 0.64 元

责任编辑 徐 明

内 容 介 绍

你寻求冒险吗？你渴望过兴奋的生活吗？你希望周游世界吗？假如你曾梦想更加迷人的生活，你就喜欢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有的发生在远方，有的发生在近处。它们都充满了神秘、巧妙的情节。

《陌生人码头》写安妮·帕克为她的保护人料理家务，发现了一个绑架科学家的阴谋；《珊瑚礁的秘密》写在西印度群岛富于热带风光的珊瑚礁上发生的一件怪事；《苏格兰高地历险记》写吉尔和琳达的历险活动；《绿塔别墅》写两个小姑娘同盗窃犯斗争的故事；《密林探索》写在肯尼亚围绕着一件神秘的盗窃案而发生的使人毛骨悚然的故事；《神秘的“滴嗒声”》写玛丽——克莱尔帮她舅舅弄清了一件疑案。

这些故事充满了悬念，引人入胜，读起来真是妙不可言。

本书由李思马、张美星、尤寿珠、周令仪译自英国哈姆林有限出版社出版的《给女孩子们的神秘故事》，译文由孙映通校正。

目 录

陌生人码头 (1)

苏格兰高地历险记 (83)

珊瑚礁的秘密 (112)

密林探索 (140)

神秘的“滴嗒”声 (212)

绿塔别墅 (245)

陌生人的码头

〔英〕希拉·华德著

李思马 尤寿珠译

不管安妮·帕克怎么努力，就是没办法把思想集中到报纸的大标题上来，只得放下报纸。况且，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好好地考虑一番呢……“那儿将是我的第一个真正的家。”她快活地想道。

火车的窗外是一片收割过的田野，覆盖着一层银霜。安妮凝视着田野，可是又几乎没有看它们。当然，她也不曾注意到对面的那个年轻小伙子。而小伙子却在注意欣赏着她那金色的长发和端庄沉静的脸庞。

自从那天伯恩斯小姐把她从法语课上叫出来到现在，难道只有一个星期吗？伯恩斯小姐说她的保护人叫她去看他。啊，这是十一年来她第一次去看自己的保护人，他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安妮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十一年前她才六岁，那时她很怕他，甚至不敢多看他一眼。她想，上次自己没有象别人会见自己家人那样，跑过去拥抱他，喋喋不休地谈家常，他一定感到失望吧。但是，她怎能有这样的习惯呢？她长到十七岁，多数时间过着孤儿生活，从未尝过会见家人的欢乐。不过从她长大到知道自

己的保护人是布鲁斯维克美术馆的一个合伙者后，她就开始读了一些有关美术的书，但愿能使她感到兴趣。

伯恩斯小姐告诉她说，布鲁斯维克美术馆已经卖掉了，她的保护人詹姆斯·格洛弗的合伙人全家去了美国，所以他要她到西港帮助料理家务。伯恩斯小姐给她看过詹姆斯的来信，信上尽是些生硬的命令，要她在检票处一直等到有人来把她接走……信上写得好象是来收一件东西似的。她想到这里，自个儿笑了起来。

对面那个年轻人也笑了，安妮突然惊醒过来，啊，她真不知道自己呆坐在这儿对着一个陌生人笑了多久，他会怎么想呢？

“到布里雅·克里夫还远吗？”她索性厚着面皮向他打听起到西港的这个主要车站来。

“再过几分钟就到了。”年轻人回答说：“我帮你把行李从行李架上搬下来好吗？”

“行李不多，不要紧。”安妮犹豫着说。

年轻人不由分说，把行李从行李架上搬了下来。看来他想跟她聊聊。“我希望刚才我一路上的喃喃自语没有打扰你。”“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你在说话。”安妮紧张地回答说。

年轻人看来不大高兴。

“当我自言自语时，许多人都以为我有精神病，其实我是在背下个星期要演出的台词。”

“喔，你原来是个演员！”安妮一下子高兴起来

了。“西港的剧场很有名，是不是？”

“嗯，那儿建筑很美，也很古老。我们演出的戏也很有趣。西港是迷人的——过去，走私贩子在老码头附近的房子底下挖了许多地道，其中有一条直通我们的剧场……喔，对了，你应该来看一场戏，随便那个晚上来都行……”

“算了吧。”她笑着说，“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进过剧场呢。”

年轻人凝视着她问：“你以前住在哪里？”

“几乎都在学校里住，我是一个孤儿。”

火车驶进了布里雅·克里夫车站，他们的谈话中断了。一群旅客涌到月台上，把安妮和那位不寻常的新伙伴冲散了。安妮站在检票处边上，等着“被人接走”。这时，她感到茫然若失。

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，不一会儿周围的人都走完了。安妮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把保护人的信看错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那个黑头发的年轻演员从月台上走过来。挥着手乐呵呵地喊道：

“你等一下，我在找格洛莉娅。”

安妮觉得有点不快。格洛莉娅一定是他们剧团的另一个演员，也许是个很有魅力的……”

“她在乘警的车厢里，”年轻人说。

“在乘警的车厢里？”安妮纳闷地张望着，突然传来一声狗叫，这时她不禁笑了——原来格洛莉娅是一条非常漂亮的拉布拉多狗。

年轻的演员自我介绍说，他名叫斯蒂夫·特拉福

特。接着他热心而周到地照顾安妮，给她叫了一辆出租汽车，放好行李，吩咐司机把她送到她的新地址去：“陌生人码头十一号——在老码头附近。”斯蒂夫站在一旁挥手致意，直到汽车看不见。

詹姆斯·格洛弗的美术馆并不怎么惹人注目，橱窗里摆了一张花卉画，大门旁边墙上挂着一块黄铜门牌。这两样东西使它与周围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建筑有所区别。安妮的敲门声传到了里面。

门开了。“小姐，恐怕你不知道美术馆已经关门了吧？”一个和蔼的声音说。

“我是安妮·帕克。”她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我是不是乘错了火车的班次？”

“也许是的。”那人的声音仍然和蔼，却显得有点迷惑。“我知道得不很清楚……”

“你是我的保护人，詹姆斯·格洛弗，对吗？”

“怎么，是啊——我是詹姆斯·格洛弗。”

“刚才在车站我一定没有认出你，你明白，我记不起你的模样了，很抱歉！”

“不要紧，我也认不出你了，来，走这儿。”

这样的见面使她感到意外。可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倒很和善——她一定是把日期搞错了，她的保护人似乎没有想到她这时候会来，而且看上去象是心思重重。

詹姆斯把她领到二层楼上一间家具不全的客厅里，安妮跟在他的后面，注意到他那厚厚的头发有点灰白了，脸被太阳晒成了紫铜色，但他肯定不是

心不在焉的，他的手显得既能干又保养得好，但很强健有力，目光也很敏锐。

詹姆斯问了问她旅途的情况，就无话可谈了。他出神地望着壁炉里的火。安妮开始看那张在火车上想看的报纸。

“这个科学家的事情实在太离奇了，是吗？”安妮说。

“科学家？”他的保护人重复道。

“就是那个从坎退布连山逃出来后又神秘地失踪了的人……”

詹姆斯·格洛弗站了起来，没等安妮把话讲完，就一把将报纸夺了过去。

“看到你读这种低级趣味的报纸，我很遗憾。”他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如果你不看这种东西，你在这儿会过得快活些。”

一会儿他火气就消了，声音又和蔼了。“你打老远来，一定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准备晚饭。”

他离开了客厅，动作敏捷而不出声。安妮觉得跟她保护人的这次见面，一开始就弄糟了。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，她没让泪水掉下来。因为在多年孤独生活中，她已经学会克制自己的感情了。

“如果我去厨房帮他做饭，他或许会高兴一点。”她想道。

她顺着油煎猪肉的香味，来到了楼梯平台上的小厨房门口。她走进去时，詹姆斯抬起头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你刚来，我本不该叫你做事，可是你会切

面包吗？我实在切不好。只有我一个人吃饭时，才自己切。”

“让我来切。”安妮马上忙着找面包。厨房里的东西放得整整齐齐，这使她很欣赏。她的保护人看来很高兴，和她聊起他的乡村别墅生活来了。安妮终于消除了顾虑，觉得在这个新的环境里，自己会生活得很幸福。

“也许你会担负起采购的任务吧。”詹姆斯说。

“每天来帮我采购的是个老人，但我们对食物的看法不完全一致……”

切完面包，他就不再叫她做别的事了。安妮坐在敞开着窗户前望着他。她看见刚才那张报纸就在桌子上，不觉发生了兴趣。她想，她的保护人是否也在偷看这张“低级趣味”的报纸呢？或许她能看完那个关于坎退布连山科学家的报道吧？她并没有挪动身子，只是用眼睛朝报纸瞟过去……。

突然一阵寒战，她发现了那段故事不见了，它被人从报纸的第一页上全部剪去了。

她迅速地抬头望了一眼她的保护人，吃惊地发现他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他虽然在微笑着，可是眼睛的表情不再是和蔼，而是一种得意。看到他突然又换了一副神色，安妮感到震惊。又没办法掩饰，她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觉得眼泪马上就要掉下来了。她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坐了这么久的火车，我累极了——想去睡了。”

卧室里略为倾斜的粉红色天花板擦得很干净；

小小的铅条玻璃窗，不太讲究的家具，看起来挺舒适。可是詹姆斯那些莫名其妙的行为，还盘踞在她的脑海里。她在床上好久才睡着。

第二天早晨，安妮被一阵宏亮的钟声惊醒。她跑到窗前一一看，全城所有的时钟都在当！当！当！地报着时间——可是到底是几点钟呢，詹姆斯曾对她说他喜欢在八点钟吃早饭，自己会不会已经睡过头了呢？

可是实际上只有七点钟。在街道尽头，轮船的桅杆被浓雾笼罩着，汽笛声和各种其它交通工具的嘈杂声在迷雾中混和在一起。

安妮期待着吃早饭，然后到美术馆看看。可现在她先得做件事。她把鞋子拿在手里，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，不时停下来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。她让前门半开着。希望报摊就在附近。这样她就可以马上回到屋里，使詹姆斯觉察不到她已经出去过了。

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，偷偷出去干一件被保护人禁止的事情，真有点冒险。当她找到一个报刊零售处，不仅买了当天的报纸，还买了上一天的报纸。现在，她就可以知道到底为什么那条新闻报道会使她的保护人这样恼火。

安妮大着胆子在码头边一个咖啡馆里坐下来，一边喝着可可，一边看着报纸……。”

那个科学家的失踪之谜不见得比其它的故事更加离奇。照片是在飞机场拍的，罗塞利博士灰白色

的模糊身影旁边，围着一些模糊不清的人。作为一个难民，他已经提出了政治避难的要求，而且受到警察的保护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，他上错了一辆汽车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……而且，今天的报纸上也不再提起他。

“这事真有点怪！”安妮想，“昨天他的失踪成了重大新闻，而今天的报纸对他却只字不提，就是在报纸付印时插入的最新消息栏里也没有提到他，好象谁也提供不出他的消息……”

突然有个愉快的声音在招呼她。

“你好，我没想到这么快又见到你了。你这个时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来人是斯蒂夫·特拉福特。

“我出来买张报纸。”安妮回答说，“你看过关于罗塞利博士的报道吗？”

斯蒂夫瞥了一眼报纸的头版。

“那是昨天的报纸，你该不会说他们欺负你，把昨天的报纸卖给你吧……。”

“我就是要昨天的报纸，”安妮赶紧解释说。

“你一定是有点精神错乱吧？”斯蒂夫不解地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不……我的保护人才精神错乱呢。当然不是每件事都这样，可是报纸上的这段报道……。”

她一半认真、一半象是讲笑话把詹姆斯奇怪的举动告诉了斯蒂夫。

“所以你不溜出来了解这件事情了。他有收音机，有电视机吗？”

“我没有看见，”她想了一下说。

“这事听起来是很怪。”斯蒂夫漫不经心地安慰她说，“别担心，也许那仅仅是一时的怪癖，没什么害处。”

“我不担心……”安妮申辩说。

其实她是担心的。她并不知道她要斯蒂夫说什么，做什么，但是，她被斯蒂夫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刺痛了。所以不管他怎样留她，她还是回陌生人码头去了。

“我们不久会再见面的。”安妮走出咖啡馆时，斯蒂夫喊道。

“嗯——我希望能再见面。”她扭过头去，冷冷地答道。

他们是要再见面的，而且不会太久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下次是在多么奇怪的情况下见面的。

安妮溜回住所，炒了几个鸡蛋。八点正，詹姆斯出现在厨房里。他见到她，似乎挺高兴，但是态度仍然不那么热情。

他们一边吃着早饭，一边谈着食物呀，买东西呀，还有管理家务之类的事。

他把什么事情都留给安妮做，整个上午安妮忙得不可开交，可是到了下午他突然说：

“你可以去看看美术馆了，去走一圈，好好看看，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好了。”

那是一楼的一个华丽的大房间，隔成两间。在

很讲究的绿色、灰色和银白色的背景上，布置着几张精心挑选的画，安妮看了总觉得有点不大自在。里面还有一尊雕塑，比安妮以前看过的任何东西都深奥难解。

“它被取名为‘浮木’。”詹姆斯说他对这尊雕塑很感兴趣。

“你不明白吗？”他几乎有点不耐烦地说，它象是什么东西被波浪冲击着，使人有身临海滨之感。

“你喜欢海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安妮觉得他的情绪变化无常，给弄糊涂了。

“你必须知道。对海，要么恨它，要么爱它，但是你得打定主意。我想那个专门为你们女孩子开办的学校，大概从来不让你们自己思考。”他看了一下手表，又突然说道：“不久你就会了解大海的。我们现在要出去了，我要带你去看看最激动人心的杰作呢。跟我来！”

安妮茫然地跟着他离开屋子，穿过大街来到码头区。她看见一艘汽艇停泊在码头边。

“这就是海玫瑰号，难道不美吗？”他问道。“我很多时间是在这艘汽艇上度过的。”

他们走过跳板，上了甲板。

海玫瑰号真象它的主人所夸耀的那样漂亮，连安妮也认为它是一个杰作。这时已近黄昏，迷雾笼罩着整个码头，他们在船上舒适的厨房里坐了下来。詹姆斯打开船上贮存着的罐头，准备吃顿野餐。

突然船身晃动了一下，好象有人沉重地跳上了船。甲板上有脚步声……安妮看了一眼她的保护人，他的表情严厉而机警，接着他迅速地走到舱门口，挡住了来者。

“谁呀？”他紧张地问。

“我是派来跟詹姆斯·格洛弗联络的。”一个声音回答说。由于浓雾，声音有些模糊不清，听了令人不大舒服。

“我等一下就来。”詹姆斯说着转身对安妮说：“这位先生来吃晚饭，你去再买一听肉来，好姑娘。”

说着，詹姆斯丢给她一枚硬币。

“贮存食品的橱里还有些肉呢。”安妮说。

“没关系，我不能把那些都吃光。”詹姆斯说。安妮心想，她的保护人看来是决心要打发她离开这儿。

当她爬到甲板上时，那个陌生人正站在暗处。他嘴里咕哝了一句，也许在说“晚上好”吧。她注意到这个人留着胡子，穿着一件深色大衣，在浓雾中象是一个模糊的黑影。

她沿着甲板走上码头，有一种轻松的感觉。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她觉得海玫瑰号有一股魔力，离开了它，魔力也就消失了。

码头区有一个出售船上用品的商店，从里面透出和谐的灯光。安妮很喜欢它的柏油气味和五颜六色的商品。她想，以后要尽快抽空再来，仔细看看这些东西。可是一想到她的保护人，她又感到有点

儿紧张，不敢耽搁更多时间。这时雾更浓了。她在码头边迂回曲折的街道上摸索着——有时看看街灯，有时碰到湿漉漉的墙上……。她迷失了方向。

突然，迷雾散开了，一会儿，她认出了那艘停在海玫瑰号边上的瑞士木船和系缆绳的柱子——可是跳板不见了，她要不要喊她的保护人呢？

她凝视着眼前一切，拿不定主意。正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低沉的叫喊声，接着是左轮手枪的射击声……

她惊慌得叫喊起来——可是闷人的浓雾直往她肺里灌，她不得不用手捂住嘴。喊叫是没用的，因为现在她看清楚了，岸边那只漂亮的小汽艇海玫瑰号已经不见了。

这时她看见码头边黑乎乎的水在急剧地打转，好象有人在水里挣扎。她跪下来，一把拉住了一只码头边缘上摸索的手。一张模糊的脸出现了，一会儿一个年轻人吃力地从水里爬了上来，湿漉漉地站在她旁边。

“斯蒂夫！”她惊恐地叫了起来。

不错，是斯蒂夫·特拉福特。

“斯蒂夫！”她惊叫道，“你好吗？”

他目不转睛地看了她一会儿，使她放心地笑了。

“你好！我说过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——但是，我没有想到会在这种情形下见面。你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我说不上来，可是附近有一家卖船上用品的

商店，还没关门呢。他们也许会借给你一些干衣服，甚至还会让你擦擦身子。”

“真是个讲究实际的小伙伴。”斯蒂夫评论道，“不过，我承认我很想去这么暖和舒服的小店。”

斯蒂夫的话说得很轻松，可是安妮觉察到他已经是在打哆嗦了，于是用肯定的语气说道：“只要一、两分钟就可以走到了。”

她又回头看了一眼漆黑的海水，仍然没有海玫瑰号的影子，于是她便领着斯蒂夫，朝那家亮着和谐的灯光的商店走去。

那个刚才卖给她罐头牛肉的老头儿，仍然站在门口，喷着烟圈，斯蒂夫满身烂泥，从头到脚都滴着水，可是，他这副狼狈相并没使老头儿感到吃惊。

“在码头上跌了个跟斗是不是？亲爱的。”他用西部人特有的粗嗓音同情地低声说，“幸亏你同你的这位小姐在一起，否则，在这样的夜里，可没有什么人会把你从水里拉出来。”

“我不是他的小姐。”安妮说。

老人的蓝眼睛闪了一下。

“对不起，亲爱的……，年轻人，你最好快进里屋去擦擦身子。我去拿衣服，让你把湿衣服换下来烘干。至于那姑娘嘛，看来得给她喝点热的。”

“非常感谢你，可是我得走了。”安妮结结巴巴地说。